

从小到大,读到过那么多江南采莲的诗句,因而一直有一种印象,江南人是爱莲的。的确,江南人爱莲花、爱莲子,那种爱充满着对浪漫与美的追求。而我,作为一个襄水边上的湖北人,也有着对莲的痴迷。不过,江南人爱莲,是为其水上那清雅美丽的部分;而我们爱莲,则是为着莲被埋藏在淤泥之中的藕,为着一种有别于诗意的味觉的迷恋。

我生在襄阳的一个小镇上,小镇的土地傍着浣河静静的铺展开来,而我的家就在河的北岸。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条河是喧闹的。听老人讲,旧时小镇远近闻名,水路便利,商贾繁杂。镇上有一个码头,为小镇迎来一批一批的客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客人们的财富。我们的镇子,也因此被外来的人们称作“小汉口”。而我们这代人的出生,正好伴随着浣河边上那个曾经见证无数繁荣的码头的消失。不过,那残存的繁华仍给我幼时的记忆渲染上了一层美丽而温暖的光华。

桥边的码头被改成了一个菜市场,从那里,人们获得每天的瓜果菜蔬。镇子中心,挨着老电影院的地方,便是我们镇上最老

藕香情愫

✧ 郭帆

的一家饭馆,名字也带着悠悠的古气,叫“老城内”。从小我都记得“老城内”的其中一道特色菜,那就是藕荚。过去,我不知道有多少商人会从镇边的码头来到镇里,去寻访藏匿在老城之中,默默飘香的“老城内”。在那里,要上一壶酒,几碟菜,用自己的舌尖窥探下这一方土地的风土人情。也许,在伙计的推荐下,他们有幸尝到我们引以为傲的藕荚,从此爱上这种舌尖上的满足。而“老城内”则像一个没落的贵族,在那里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繁华。

记忆中的藕荚,往往都是从做藕荚开始的。两片嫩藕片,中间夹着一些肉末,外面再裹上一层面糊,丢到油锅里,炸成一个个金灿灿的圆饼。趁热咬上一口,外酥里香,肉末的软香浓郁,混着藕片的清新,满口留香;再加上由外到内的由脆至软的口感,更是让人过足了瘾。在我童年的记忆,我们平时是不怎

么做藕荚的。由于它做起来有点麻烦,一般只在过年过节,或者招待客人时才会有。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做藕荚吃藕荚这件事,总是伴有着一种喜庆热闹的色彩,当然,其中还夹杂着一种“盼望已久终于到来”的喜悦与满足的味道。

至于我们家乡人日常最多的接触藕的方式,肯定比做藕荚要简单得多。春秋时节,我们的藕,是饭桌上那盘切成条状,清炒出来的“藕签(大概是这样叫的)”。脆爽,却带着丝,一如我们的小镇生活,忙碌得干脆,又不乏那丝丝的温情。夏季的餐桌上,则更多的是凉拌藕片,粉白的藕被切成一片片半透明的薄片,拌上调料摆在盘中,还没动筷,心中的暑气便已消得大半了。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慈祥的母亲、温柔的妻子总会用这样的一盘小菜消去夏日的火暑,给家人带来心灵的清爽与安逸。至于冬天,聪明的主妇们,竟也能从藕中给家人带来温暖。藕炖排骨,是冬日里家乡人必备的菜目。午间,一家人围坐在火锅边上,一边讲着自己的见闻,一边捞着锅里的藕块。经过长时间的炖过之后,藕香与肉香融合,脆

藕也已变得烂熟,锅里的浓汤微微透着莲藕的粉色,冒着白白的淡烟,氤氲而上,缭绕在桌子上方,轻轻暖暖地逗引着你的食欲。伴着浓汤,咬上一口热藕,绵绵面面温暖而包容,扯出的密密的藕丝,仿佛是分开的两部分伸向各自的不舍地情思,惹得你禁不住把剩下的也吃下去,好成全了他们。而暖暖的汤汁则裹挟着肉香与植物的香气,将温暖进行到底。此时此刻,家的温情也在那唇齿的满足与脾胃的温暖中渐渐溢出,环绕整个屋子。每到开饭时间,家乡的小镇就飘满了这种幸福的香气。我想,无论是归人还是过客,都会在这片温暖中捕捉到幸福的感动。

藕融入到了家乡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满含着烟火气息,承载着家人的脉脉温情,香在口中,暖在心里。着应该就是家乡人世代代依恋莲藕的原因吧。也正是由于它的温暖,它的质朴,它的真诚呵护;它才得以在我们家乡人的眼中,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意的清雅中蜕变为一种质朴的生活的情愫。

(本文获校园“舌尖上的家乡”历史文化主题征文一等奖)

追忆大漠时光

✧ 吴礼彬

2012年8月初,一支由科大本科生、研究生组成的科考探险队,在巴丹吉林沙漠负重徒步六天,行程上百公里,战胜重重困难,开展了一系列科学考察活动。参与其中,令我感受颇深。

此刻,你们不在我身边。此刻,一首歌响在我耳畔——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

事实上,我们比候鸟飞得更远,比候鸟更难再见。在离开沙漠的那一瞬间,谁能保证这不是今生最后一眼,谁又能许下他年再见的诺言?

远近都是金黄的沙丘,一眼望不到边。稀疏的草儿奋力爬上每一处沙山,像科考队员一样,偏要穷尽自然之极,尝尽征服之难。最后,草儿汇成了大片,不高大却伟岸,不艳丽却耐看,不张扬炫耀却可敬可叹。站出一股力量,绿出一片希望,恰若百花盛开的灿烂。

太阳在南天画出她固有的弧线,炎热坚守着中午天。花开需要阳光,却经不起这样受烈日眷恋。与时间赛跑,时间偏偏跑得很慢。再也忘不掉对白云飘来的祈盼,再也忘不掉一块西瓜带来的狂欢,再也忘不掉滚烫黄沙上的难眠……

明月照亮营地,让大漠难见雅布赖的繁星满天;明月照亮天涯,升起来自远方的种种挂念。沙漠中的柴,烧不出笔直的孤烟。因为风的强劲,生火做饭变得困难,帐篷被刮得无影无边,记忆也飘到了永远。花,依然在绽放,幸福婉转,随遇而安。

越来越觉得,于我们而言,沙漠不是干旱,而意味着一种思念。提及沙漠,我能看到一群勇敢的科考队员,能嗅到海子边空气中的咸,能感受到山脊上的风沙扑面,更能想象到夜雨带来的苦辣酸甜。

犹记得刚进沙漠时,越野车随沙山起伏而若隐若现,颠簸摇晃爬坡下山,让人尖叫大赞,直叹这一路的感觉让人无憾。也记得离开沙漠时路旁植物布满的戈壁滩,以及车上的你们睡得沉静安然。

难忘那几顿混有沙子的白米饭,那吃不饱吃不够的面,绿豆汤,面疙瘩,更有咽不下的馍馍,嚼不动的羊肉干。还有倒下就能睡着的身子,额头上流下的汗,绝不脏脸的水,晒黑了的笑脸……

也许有一天,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们却回不到从前。但想起你们的名字,忆起往事的片段,我都会微笑着向身边的人讲述,讲述我们一起走过的苍茫高原,那一年,那一天,那一份情愫,那一种蔚蓝,那时花开的无言。

那时花开,开遍我们走过的长路漫漫。因为惘然,当时没有细细去看。那时花开,开在“沙漠珠峰”必鲁图之颠。那时花开,开在音德日图盐水包围的神泉。那时花开,开在诺尔图湖畔我们躺过的篱笆园。那时花开,开在一个个艰难脚印边。那时花开,意欲搁笔,耳旁歌声依然:“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爱再难以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已是深夜,我望着窗外,却不觉得黑暗。

诗2首

画梅

✧ 盛近

把一只笔
在满山的枫红中浸染
等一场大雪的诗笺
在上面书梅花两朵

西风瑟瑟
吹不灭胸中的诗情
借一缕梅香
写人生画意

纯棉大地

✧ 潘妹苗

我把你丢了,于凄风苦雨中
你消失无踪
我深信,不久还能重逢
在他乡 见到你当年模样

往事踪影迷茫

离别 晃动在门口那片池塘
你弹的吉他声 音犹在弦上
仿佛我的指尖被谁拨弄

聚散离合遗忘成空

小巷依稀记得雨季的脚步
墙角的苔藓独自将平仄吟咏
诗人经过时天际深蓝
白云飘散一曲古老的悲歌

你不明去向

成全一朵花的绽放
时光裁剪一抹幽香
装饰那段锦瑟的忧伤
当爱情游历四方
我已愈合伤口 打败孤光
击溃所有因爱而生的疯狂

太阳放出炫目的光亮
青蛇爬出久伏的穴床
曾经坚硬的枝节抖落沧凉
春水把坚冰融化成暖阳
那清晰可触的呓语缓缓蒸腾
蓝田上玉已生烟 字字珠玑
冬去春来 大地温情一片
柔软如一件纯棉衣裳



一鉴亭

副刊 第397期 密叶隐歌鸟 晓萍 摄影

何时最是思乡处,味入斜窗苦心头。

永远不会忘记家乡各个小餐馆里吆喝上菜的声音,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乐曲,和着最熟悉的乡音,从耳根飘到内心深处。

永远不会忘记家乡的一草一木和灵秀山水,有着最美的姿态,养育了我最爱的一群人。更不会忘记的是家乡的味道,辣椒酱,豆腐乳,这些家里人自己做的调味品让舌尖每次触到都忍不住跳跃;回锅肉,麻辣豆腐,这些四川随处可见到的家常菜却给了我从此再难满足的味觉。最熟悉的味道,和着每天吃饭时的唠叨声,从舌尖飘到心底。

离家远去,方知天府之国的美好。穿梭在美食满目的各个小巷之间,寻找最对口的那一种味道,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也是一种难得的快乐。用食物作指向标,凭味道储存记忆,即使很多很多年以

后我也能记得,哪里曾经有一家店在卖很好吃的甜皮鸭。

离家远去,方知故乡从此只有严寒冬日里的汤圆,却再难见到春风吹拂下外婆自己做的香粽;方知故乡从此只有炎炎夏日里的豆花,却仿佛告别了中秋里最美好的家乡特有的月饼;原来,真正告别后才发现,从此故乡只有冬夏,没有春秋。

离家远去,方知曾经随处可以吃到的蛋烘糕,担担面可以寻遍大半个城市也杳无踪影;方知曾经自己一直嫌弃的粗茶淡饭有一天也会温暖我的记忆。原来,真正告别后才发现,从此故乡只有时间和天气,却没有了贯穿我每一天的香味和气息。

离家远去,方知原来母亲催促吃饭的声音是如此深情;原来最普通的菜色,因为混了家乡的味道,都变得如同绝味;原来曾经一直叫嚷着要绝食减肥的我,又是多么幼稚、不懂珍惜。

舌尖上的成都——美食之乡

✧ 段雪梅

离家远去,方知面对满桌食物难以下筷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从四川到安徽,两千公里,一天一夜的火车。火车碾过的地方,慢慢地横亘了多少的差异,不同的口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口味。这里没有我每天吃的辣椒酱,没有专门用来计算分量的单位一两二两,没有不用沾酱就麻辣四溢的火锅,更没有每天给我做饭的亲人。

有什么理由不怀念四川,我找不到理由。此刻,我只愿意,就此沉浸你的怀抱,感受你独特的味道,不再醒来。

(本文获校园“舌尖上的家乡”历史文化主题征文二等奖)